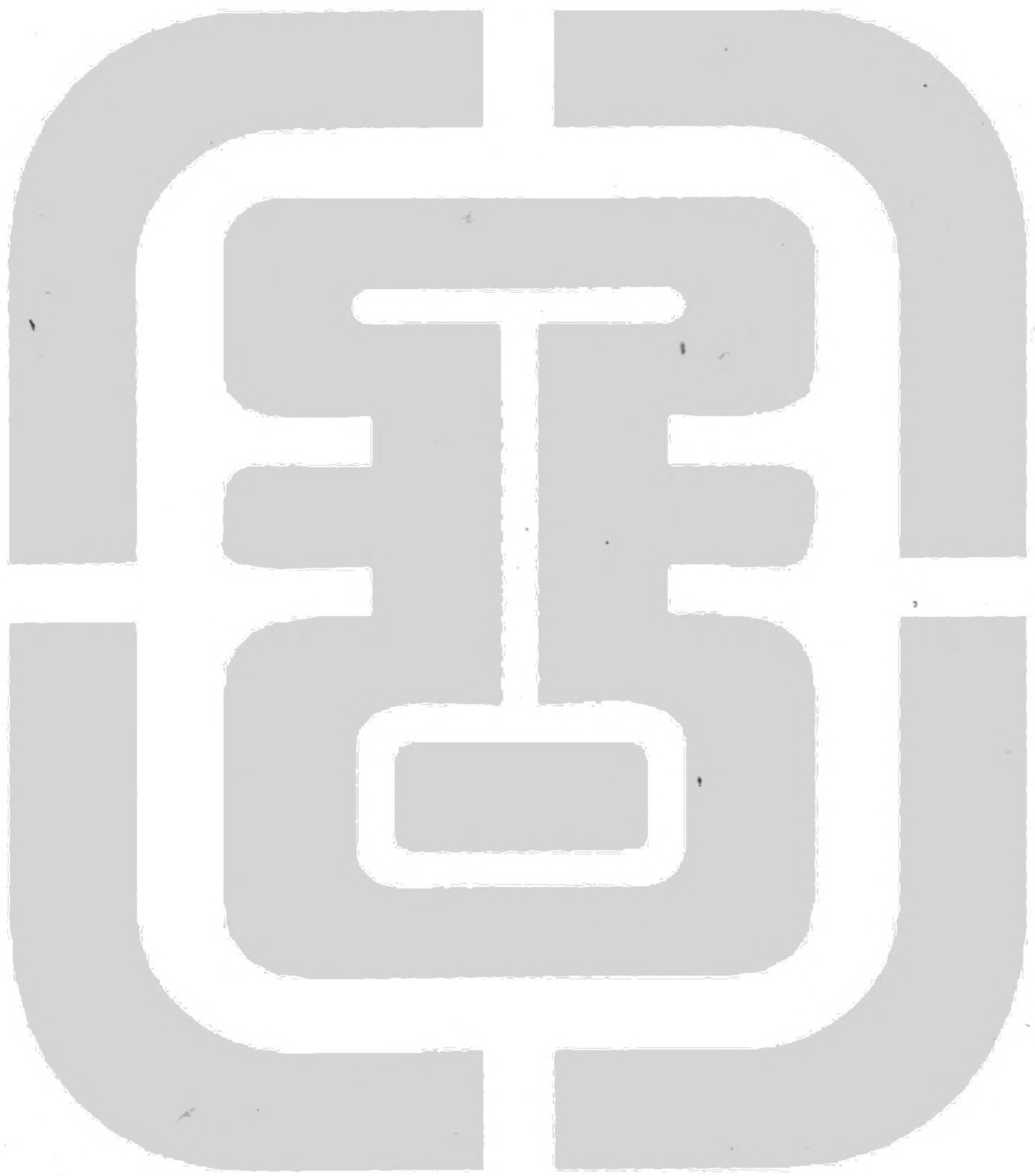


26403

=11



後燕錄一

春秋卷第四十三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垂上

慕容垂字叔仁一作道明小字阿六敦號第五子母

蘭淑儀所生也垂少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

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號甚寵愛常目而謂諸

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之曰霸字道業將以為世子群臣諫而止

然寵遇猶踰於世子雋故雋弗能平之年十三

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虎來伐旣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軍鄧恒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好遊畋嘗因獵墜馬折前兩齒更名爲缺外以慕容皝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其應讖文乃去夬更名爲垂虎死趙魏大亂垂謂雋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也雋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與根言於雋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機不可失雋

乃從之遂平中原以垂爲前鋒都督累戰有大功雋旣尅幽州欲盡坑其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雋從之及雋僭稱尊號拜黃門侍郎出爲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元璽三年封爲吳王徙治信都遷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一作利字尋遷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征南大將軍荊兗二州牧有聲梁楚之南再爲司隸校尉王公已下

莫不屏跡暉旣嗣位太原王恪爲太宰甚器重之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矣暉不能從建熙十年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來伐諸軍皆潰垂以車騎大將軍敗溫於枋頭威名大振太傅上庸王評深忌疾之及垂所奏將士應蒙殊賞者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嫌隙愈深評遂與太后可足渾氏共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

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上庸王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蚤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耳餘非所議也冬十一月辛卯朔垂請畋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以狀告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暉遣西平公強率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日暮垂乃散

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
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敵逃之則無
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
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令言於垂曰太傅忌
賢嫉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
尊處如嬰兒之念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
無備取之如指掌耳專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
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
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

之謀事成誠爲大禍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
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行至河陽爲
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
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
奔於秦畱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成主吳歸追
及於闕鄉令擊之而退初秦符堅自恪卒後陰
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
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事此自
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

還卿本朝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
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
臣免死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
令及楷等之才皆厚禮之賞賜巨萬每進見
目覩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向慕之堅
相王猛惡垂雄畧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
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
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
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可

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一作賓都

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燕軍於長安請

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
曰吾將擴清東夏或爲東川之別卿將何以爲
贈使我覩物思人垂卽脫佩刀遺之猛至洛陽
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詭傳垂語於令
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
毀日甚秦王雖外遇甚厚其心難知大丈夫逃
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

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故遣告汝吾已行矣
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覆審乃將
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
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追騎獲之堅引見於
東堂慰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
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
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書不云乎
父父子子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
乎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

入鄴宮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公卿大夫及
故僚吏殊有愠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
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迤邐棲伏艱亦至
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
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畧必懷遺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
臣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五
不取也垂深納之垂在秦朝歷位京兆尹進封
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後堅敗於淮南諸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三
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奔
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
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
時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
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
燕祚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宜承皇天之意因而
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
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
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

今其至矣垂曰沒是言也

一作汝言是也

然彼以赤心

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圖之多便不
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後圖之旣不
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初寶在長安與韓黃
李根等因讌以樗蒲爲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樗蒲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
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垂弟奮威將軍德亦進曰夫隣國相吞有自來
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耻非

負夙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滅
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
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
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夫也兄奈何得而不
取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
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勿
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
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爲王猛所賣

無以自明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
未一若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
無之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之地會
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
且可觀之冠軍參軍趙秋亦力勸之親黨多勸
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農謂垂曰尊不
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
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者不
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三
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他境
之民或因此輕重請奉詔書輯寧朔裔且龍鄴
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
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家新破四方
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固根本鎮枝
葉且垂爪牙名將勇略過人所謂今之韓白又
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者避禍歸誠非慕德
而來列地百里未可以滿其欲冠軍之號豈足
以稱其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每聞

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豈可
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
匹夫猶重信况萬乘之主乎若天命有廢興固
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
臣見其往不見其來關東之亂垂其首乎堅不
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翼夜
私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舍中擊之垂是夜
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惡之
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

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也路必有伏兵深宜慎
之垂以爲然遂自涼馬臺結艸筏而渡使典軍
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童僕趨河橋伏兵發同
馳馬獲免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一作修箋於
長樂公符丕堅又遣驍騎將軍石越戍鄴驃騎
將軍張蚝戍并州時丕先已在鄴聞其北來疑
其欲爲亂謀襲擊之其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
反形未著而殿下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若待
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勅而後圖

之未爲晚也不從之及至身自迎之館之於鄴
西垂具說淮南敗狀趙秋勸垂於坐取丕因據
鄴起兵垂不從垂於是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
祚會秦平原公符暉告丕零翟斌聚衆四千謀
逼洛陽堅驛書繼至使垂督兵討之石越言於
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
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萬此其驗
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
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日垂在鄴如籍虎臥

蛟常恐為肘腋之患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下莊子之術也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于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滅之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乃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以羸兵二千及鎧杖之敝者又遣廣武將軍符飛龍率兵騎一千為垂之副丕私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

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畧委之於卿卿其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皆為符丕所畱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而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

燕安肯盡忠於我乎且垂亡虜也主上寵同功
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失今不擊必爲
後害不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
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之
湯池閔亮李蠻自鄴來以不與飛龍謀告垂垂
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
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
旬日之間有衆八千符暉遣使讓垂使進兵簡
書相尋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

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
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
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
叅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堅言所以殺
飛龍之故時慕容鳳及燕之故臣燕郡王騰遼
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屬之會符暉
使平武侯毛當率衆討斌鳳曰鳳今將雪先人
之耻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
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雲凌臺成尅之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三
收萬餘人甲杖癸未垂濟河焚橋召募遠近衆
至三萬畱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
沙城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起兵相應時日已
暮農與楷及宙畱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丕
駿馬數百以待甲申晦農宙將數十騎微服出
鄴奔於列人楷紹奔於辟陽

繡水沈士龍校

春秋第四十三卷

後燕錄二

春秋卷第四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掾

慕容垂中

燕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符丕大會賓客請農等
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知其名列
人已起兵矣垂既濟河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
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
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鳳及王騰段延
聞垂濟河皆勸翟斌遣使推垂爲盟主垂拒之

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斯議何爲而及於我垂欲襲據洛陽汝見符暉以臣節退且未審斌之誠欵故以此言拒之丙戌垂至洛陽暉閉門拒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

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斌遂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諭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引兵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故扶餘王榮陽太守餘蔚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來降農西招庫儻官偉

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帥眾數萬赴之
 眾至十餘萬不遣石越率精騎討農皆勸農逆
 擊之農曰我無伏兵彼有銳甲不如待暮一戰
 而擒之也至暮農鼓譟出陳遂大破之斬越及
 將士數百垂引兵至滎陽群臣朝於清陽宮固
 請即尊垂以暉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故
 事遂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
 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文
 表奏疏封拜官爵一如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
 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
 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植為柱國大將
 軍封弘農王餘蔚為征東大將軍統府左長史
 仍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鳳為建策將軍
 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庚戌至
 鄴以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
 舊章以前岷山公庠僭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
 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郎農等
 亦引兵會垂於鄴皆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四

寶爲世子農爲驃騎將軍麟爲撫軍將軍隆爲
冠軍將軍紹爲鎮南將軍陳雷王溫爲前將軍
樂浪王宙爲征虜將軍章武王又封從弟拔等
十七人及甥宇文幹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
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
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拔野王亦
引兵會鄴平幼及弟叔視亦帥衆數萬會垂於
鄴符丕聞之遣侍郎姜讓詣垂且說之曰往歲
大駕失據君保衛戀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

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
過舉過貴能改先賢嘉事宜深詳思悟今猶未
晚也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
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也
大哉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
當窮極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亦不可
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

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
寵踰功舊任齊宗藩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
甚者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託將軍以萬里
之命奈何因王師小敗據有異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
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
元子也德邁唐衛任居陝東爲朝廷之維城寧
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大夫死王事國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

任將軍之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
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
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犬固吠非其主何罪禮而遣之因遺書於
丕又上表於符堅曰臣才非古人禍生肘腋身
當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顧遇位
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
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域俘馘萬計斯
誠陛下神策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四
馬於桂州懸旌於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
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非二豈惟陛下聖明
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
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
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
限以師程惟給獎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
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
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

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
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
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
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
夫之志不達變通之宜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
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
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
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
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

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廻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不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愚臣此誠未簡天聽輒遏兵止銳未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上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軟血斷金披心輸赤謂卿食樵懷音保之借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

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
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廢豈復由
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
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壬子垂攻鄴
拔其外郭丕固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
請降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
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遣老弱於魏郡
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秦枋頭
取之置戍而歸時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鮮卑烏丸及郡民據塢壁不從者尚衆垂遣
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討之王晏詣軍門降鮮卑
烏丸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等留其老弱置守
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俱詣鄴三月
庫偁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垂封偉爲安定王
夏四月垂遣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丙
辰遣撫軍將軍麟益兵助之垂以鄴城猶固會
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垂從其

議引水灌城不沒者尺餘垂因行圍飲於華林
圍秦人密兵出擊矢下如雨幾不得出冠軍將
軍隆將騎衝之僅而得免麟拔常山符亮符謨
皆降攻圍中山秋七月拔之執符鑿麟威聲大
振留屯中山垂遣寧朔將軍平視擊秦幽州刺
史王永克之進據薊南是時翟斌恃功驕縱要
求無厭又以鄴城攻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
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
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

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
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
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將軍農皆曰翟斌
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
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潛
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詔群僚議之
安東將軍封衡厲色切諫垂猶隱忍容之下令
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
便制耳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與符丕

通謀使丁零夜決防潰水事泄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率其部眾北走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垂令太子寶與冠軍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畱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攻之則聚屯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獲不克也垂從之八月真自邯鄲北走垂使太原王楷驃騎將軍農率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逆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

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為真所敗真北趨中山屯於承營時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疾吾欲遷師新都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丙寅夜垂引師去鄴北鎮新城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劉庫仁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平視敗奔薊南希長驅據唐城遂與撫軍將軍麟相持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等

遙相首尾符丕遣僕射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
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騎數千招集
冀州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兵勢復振冀州郡縣
皆觀望成敗趙郡趙粟起兵應興垂遣冠軍將
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擊興命驃騎將軍農
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追
至廣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從西山遁還鄴隆
進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歸於垂劉庫
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視欲大舉兵救丕發雁門

上谷代郡兵屯繁疇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
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
兵不樂遠征因作亂立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
奔垂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十一月農自信都
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真之從兄也破之遼退屯無

極也屯藁城以逼之十二月遂與麟合兵襲遼
大破之遼單騎奔真農復攻破翟嵩於黃泥堡
丕固守鄴城請援於晉垂怒謂范陽王德曰符
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

也乃復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燕二年春正月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驃騎將軍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暉爲符堅所殺勸垂卽位垂以冲稱號關中不許帶方太守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視共攻薊城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昌黎太守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農引兵會麟於中山共攻翟真農等先帥騎數千至承營觀察形勢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勇勁

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感之可盡殺也使驃騎將軍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籍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時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命撫軍將軍隆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昌假從事中郎畦遂爲高陽太守叅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吏二十餘人翟真夜襲中山

樂浪王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夏四月晉龍
 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符丕進至鄴垂逆戰敗
 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乙卯垂自新城北走牢
 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引兵追之丕發兵繼後
 進一作庚申追及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
 為強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
 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
 里至五橋澤中爭趨輜重為垂所擊牢之敗績
 士卒稍亂德及隆復迴軍要擊至於五丈原斬
 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

因入臨漳招集亡散兵復少振垂與符丕相持
 經年鄴中饑甚幽冀亦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
 垂之軍士多餓死乃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
 垂將北趨中山以驃騎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
 授乞駐遠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五月翟真去
 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
 自立為趙王營人攻乞走之迎立真從弟成為
 王翟遼奔黎陽其眾多降於垂閏月庚戌垂至

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太守王佐鎮龍城
 六月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將軍佐遣司馬郝
 景帥眾救之為句驪所敗遼東玄菟盡沒秋七
 月廷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
 趨幽州垂馳使敕幽州刺史寧朔將軍平視曰
 固守勿戰俟吾北破丁零當自討之視違命拒
 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
 寇暴遂據令支癸酉翟成長史鮮于肆一作得斬
 成出降垂入行唐悉坑其眾八月符丕棄鄴城

奔於并州垂以兄弟一作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

將鎮鄴遣驃騎將軍農出蟻蚡塞歷凡城趨龍

城會兵討餘巖撫軍將軍麟冠軍將軍隆徇渤

海執渤海太守封懿懿放之子也因屯歷口冬十一

月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垂遣麟及隆共攻之

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麟等

覺之諸將以匡未下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

恃外敵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

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匡懼請降隆殺之且屠其壘農
至龍城休養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
取道甚速今已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速
來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掠良民耳巖才不踰
人誑誘饑兒烏集爲群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
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
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卽梟之亦不出二旬耳頃
之農將步騎三萬攻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
歸附巖訂窮力竭出城詣降農斬巖兄弟進伐

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上疏請繕
修陵廟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
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太守
王佐鎮平郭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驪農以
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麟攻
王克於博陵城中矢盡糧竭功曹張猗踰城而
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克及符鑑殺
之壬辰垂北如中山丙申遂定都於中山符定
據信都未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

師衆討之是年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銘其背曰威遠隸書

繡水項琳之訂

王出難平涼太守

其後更有人高世靈以

詣軍事幽州太守

折平州陳安帶式太守

參刺南垂以水為對林酒時晉平二州

高句麗一入東之步二縣戰少顯無上柳壽

後燕錄三

春秋卷第四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垂下

建興元年春正月辛卯群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興署置公卿百官繕修宗廟社稷於中山立世子寶為太子以左長史庠儻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將軍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范陽王德

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將軍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文武拜授有差三月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黜后文明段氏於別室而以蘭氏配饗太祖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源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又以景昭可足渾氏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

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嚮也實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况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義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夏四月甲午封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子農為遼西王麟為趙王隆為高陽王丙中以范陽王德為尚書令太原王楷為左僕射樂浪王澄為司隸校尉五月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畱王紹章武王宙等攻秦冀州牧苻定鎮東將軍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將軍苻亮楷先以書遺之陳示禍福定等悉降垂封定等皆為列侯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三
三十一
日以酬秦王之德且擬三恪秋八月戊辰垂留
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尚書右僕射錄留
臺事庚午自率范陽王德等南畧地使高陽王
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
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麟出討之諸將皆曰殿
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反虧損威重不如遣
諸將討之麟曰乞闕人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
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廻
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冬十月垂擊破苻

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
甲申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垂攻之不克乙酉進
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遁走垂進屯聊城之逢
關阪初垂太子洗馬太原溫詳奔晉晉以爲濟
北太守屯東阿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
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碣磈來拒初魏
拓跋窟咄爲苻堅徙於長安因隨慕容永爲新
興太守其部人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
之前逼南境賀染干侵魏北境以應窟咄太祖

珪拔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為固
 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乞師於垂垂使趙王麟帥
 步騎隨同等救之麟軍未至魏眾驚擾北部大
 人叔孫普洛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劉衛辰麟
 聞之先據一作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眾
 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引兵自弩山遷幸
 牛山屯於延水南出代谷與麟會於高柳擊之
 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太祖悉收其眾
 以代人唐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垂
 以太祖為西單于印綬封上谷公太祖不受是
 年又造刀二口長七尺一雌一雄若別處之其
 刀則鳴吳深復來降附

建興二年春正月丁巳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
 曰温詳之徒皆白面書生烏合為群徒恃長河
 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慄一作懼不待戰
 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
 幼於碯礮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眾陳於北岸
 温攀温楷果走趣平城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

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戶皆降秦宓從僕射
光祚黃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降
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安定人
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柵來降垂拜涉爲魏
郡太守旣而復叛連結張願願自率萬餘人進
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兵應涉高陽王隆言於
垂曰新柵城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
城下張願擁率流民西領丁零爲患方深願衆
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

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
破則涉自不能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

陳畱王紹龍驤將軍張崇率步騎二萬會隆擊

願軍至斗城去瓮口

一作虎口

二十餘里解鞍頓息

願引軍奄至士衆驚擾德因退走隆勒馬不動
願子龜出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
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遂與隆合謂
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
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

思自戰故能却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
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惟卿所
爲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
願脫身保三布口隆等進軍歷城青徐兗州郡
縣壘壁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鎮歷
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垂誅涉父
子餘悉原之三月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戡代
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閭各以郡附劉顯夏四月
以樂浪王溫爲尚書右僕射垂自碯礮還中山
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爲之大
赦垂問盛曰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西
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惟當修仁政以俟
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
母也垂大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
會爲清河公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
降翟遼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二國
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
事輔太子寶守中山自率諸將南攻翟遼以太

原王楷爲前鋒遼之部衆皆燕趙之人楷至相
率歸附遼懼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
撫之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并陘人賈鮑招引
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
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
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遙鮑單馬走免劉顯
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
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
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

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恐或越逸可
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齊舉勢必擒之
然總括英雄撫懷遠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太祖從之復遣行人安同乞師於垂垂使趙王
麟率衆會之垂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清河太
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渤海人張申
據高城以叛命樂浪王溫討之秋七月趙王麟
討王敏於上谷斬之劉衛辰獻馬於垂劉顯掠
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大破之

顯奔馬邑西山太祖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文
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
萬數八月垂立劉顯弟可泥為烏丸王撫其遺
眾徙八千餘落於中山冬十月翟遼復叛遣兵
與王祖張申寇掠清河平原太祖遣外朝大人
王建使於垂

建興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睦瓊詣垂謝罪
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怒自稱大魏天
王改元建光署置百官時青州刺史陳雷王紹

為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自固垂更
以紹為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初因苻氏亂據
齊地降晉三月乙亥為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
錄尚書政事巨細悉以委之垂總大綱而已趙
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
民於龍城夏四月丁亥立夫人段氏為皇后又
以太子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
追諡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五月翟遼徙屯滑
臺秋七月遣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

深破之深走繹幕八月魏太祖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拓跋元儀奉使至中山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今臣奉使於理未失理一作禮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笞日為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太祖曰燕王克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耳今則未可太祖乃止九月張申攻廣

平王祖攻樂陵壬午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冬十月垂遣使報聘於魏十二月庚子太原王楷趙

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一作魯口以擊張申

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夜犯燕軍楷等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許走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群盜烏合而來邀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一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眾莫為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壘隆

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
示申甲寅申懼出降祖亦歸罪

建興四年春正月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
農在龍城五年表請代還庚申召農還爲侍中
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
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農建留臺於龍城以隆
錄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爲征北長
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竝兼留臺尚書夏四
月以長樂公盛鎮薊城修繕舊宮翟遼寇榮陽

執太守張卓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
山魏陳留公拓跋元虔使於垂時暉及諸宗室
爲苻堅所害者竝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
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遼西王農討斬之毀定
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大難固築鳳陽門大
道之東爲隔城水經註云因鄴故宮建都中山
小城之南更築隔城典復宮觀
今府榭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
傳故制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
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經以赴時役豈必徇忠於

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
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
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
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
曹一作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
服禮垂不從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
勿根山訥窮迫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
中山冬十月乙酉樂浪王溫爲翟遼所襲死之
垂遣使報聘於魏是年垂遣使遺沙門僧朗書

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蔭百國
凡在舍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事膺昔
吳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未平朕豈獲安又
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靈通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
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
願朗荅書於垂曰能仁御世英規遐邇光敷道
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
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併小自

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
載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
蒙賜過分頓首復

建興五年春三月垂遣趙王麟率衆至魏夏四
月丙寅太祖會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
隣紇奚三部落大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八月太祖遣弟秦王拓跋觚使於垂九月北
平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爲天子攻破北平轉
寇廣都八白狼城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

守宰皆來會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
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
夫誘脅相聚無能爲也遂畱葬訖遣北平太守
廣都令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
城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建興六年春正月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
行臺尚書事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
相攻魏太祖遣使告於垂請爲鄉導以討之二
月甲戌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

帥龍城之眾擊染干夏四月蘭汗破染干於牛
 都六月甲辰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擒之降其
 部落數萬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
 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也舉動終為國患不
 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秋七月壬
 申垂如范陽太祖復遣秦王觚獻見於燕垂哀
 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太祖弗與遂與燕
 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王永使大鴻臚
 鈞奉表於魏勸進尊號觚逃歸太子寶追獲之
 垂待之如初冬十月壬辰垂還中山與群僚議
 討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
 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
 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眾既并
 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翟
 遼既稱尊號有眾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累年相
 擊至是遼死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逼鄴城遼
 西王農擊走之十二月戊申垂如魯口

建興七年春二月壬寅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

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王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強弱異勢何敝之有不如救之以成鬪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六月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松百餘艘載疑兵列杖遡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遣中壘將軍桂陽王鎮率驍騎將軍國自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士卒往來疲渴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遼西王農自西津濟河與鎮夾擊大破之釗走

歸滑臺攜妻子率數百騎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畱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謀反永殺之釗所署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及郝晷崔逞皆來降附垂各隨才而用之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餘戶於黎陽以

彭城王脫

垂之子也

弟為徐州刺史鎮黎陽垂以崔

蔭為宙司馬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右僕射冬十二月辛卯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建興八年春正月陽平孝王柔卒夏四月庚子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庫儻官偉為太尉范王王德為司徒太原王楷為司空陳畱王紹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為河間王朗為渤海王

鑒為博陵王冬十月垂欲興師討承於長子諸將皆曰承未有釁頃年以來士卒疲於行陳居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宜且撫士安民以俟時長子不足憂也范陽王德曰不然晉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故也晉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耳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方今海內版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用緩之各懷所私承

既國之板葉又僭舉位號扇動華夷惑民視聽致令群豎縱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承笑謂諸將曰司徒議正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比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承弟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視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承遣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北地王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五

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建興九年春二月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自塗口遼西王農出自壺關垂自出沙亭擊永標榜所趣軍各就頓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率衆萬餘戍之夏四月垂頓軍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謂垂詭道伐之乃悉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惟留臺壁軍甲戌垂

進師出滏口入自天

一作木

井關五月丁巳月奄

歲星在尾占曰燕國滅亡乙酉垂軍至於臺壁永遣太尉大逸豆歸帥衆來拒垂征東將軍平視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及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率精卒五萬來拒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北地王鍾震怖率衆來降永誅其妻子巳亥垂列陣於臺壁之南分農楷軍爲左右翼驍騎將軍國伏千騎於深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引軍

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奔還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陽王纘攻克晉陽六月垂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晉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備之耳永從之秋八月永困急遣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晉出兵救之永恐晉兵不至又遣太子亮爲質於晉平視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太祖遣陳畱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谷以救之時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賈韜等潛爲內應開門納垂兵垂進兵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其所署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圖書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垂以丹陽王纘爲平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爲雍

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尚書陽平王德秘書監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母亮中書郎張騰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鎮南將軍尹國畧地青兗一作河南農攻廩丘國攻陵城皆拔之農與平東太守韋簡戰於平陸簡死晉高平太守徐含遠遣使告急龍驤將軍劉牢之不能救於是高平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徧置守宰而還十一月農敗晉辟閭渾於龍水遂入臨淄十二月垂召龍等還告捷於龍城秦姚興遣使來結好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垂垂封敏爲河東公

建興十年春正月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秦遂自平原狩於廣川渤海長樂而歸夏五月太祖侵逼附塞諸郡甲戌垂遣太子寶及遼西王農與趙王麟等率步騎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雷王紹別將步騎一萬人爲寶後

繼散騎常侍高湖切諫垂怒免其官爵六月癸丑太原元王楷卒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太祖曰燕徂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一作師以驕之乃可克也太祖從之悉徙部落南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寶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師臨河造船為濟具太祖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太祖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忽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既至五原魏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數月不聞垂起居太祖使所執使者詭為辭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聞之憂恐以為信然士卒駭動往往聞言皆欲為變魏使陳雷公拓跋元虔將騎五萬屯於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絕其左東平公拓跋元儀將騎十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五

六

萬屯於河北以承其後畧陽公拓跋元遵將騎
 七萬塞其中山之路時秦姚興遣楊佛嵩將兵
 救魏至是亦至寶初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
 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
 是問安安言於寶曰天時不利咎徵已集燕必
 大敗速去可免寶愈大恐安退告人曰吾輩皆
 當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艸野為烏鳥螻蟻所食
 不復得歸家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容
 暉以垂為實死潛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洩暉等
 皆死寶麟等內自猜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
 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
 一月巳卯天暴風冰合魏引兵濟河畱輜重選
 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寶軍還次參合忽有大
 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自軍後來臨覆軍
 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
 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納
 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威
 足以威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

十一國春秋 卷四十五

三三五

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范陽王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率衆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不肯設備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寶遣騎還伺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臥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寶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兵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寶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不覺大軍在近魏前驅斥候見燕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諸將掩覆燕軍諸將羅落爲東西犄角之勢約勒士卒銜枚束馬口無聲潛進丙戌昧爽魏兵齊進日出登山下臨燕營燕軍晨將東引顧見軍至士卒大驚擾亂奔走魏縱兵擊之燕軍走赴水人馬相騰躡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壓死傷者萬數魏畧陽公拓跋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杖斂手就禽其遺送去

者不過數千人而已太子寶等率數千騎奔免

殺右僕射陳畱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

王道成

垂之弟
子也

濟陰公尹國北地王鍾世子葵

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獲

寶寵妻及宮人兵甲輜重軍糧資財以巨萬計

太祖簡擇俘衆之有才能者代郡太守廣川賈

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

晁崇等畱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

州之人中部大人

一作冠
軍將軍

王建曰燕衆強盛今

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

虛取之爲易若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太祖

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又絕其向

化之心非弔民伐罪之義也諸將咸以建言爲

然建又固執乃悉坑之十二月寶耻參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范陽王德亦言於垂曰虜

以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陛下聖畧摧

其銳志不然將爲後患太史令曰太白夕沒西

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

乃以清河公會錄雷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
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
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期以明
年大舉擊魏

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高陽王隆引龍城之衆入
中山軍容精整士氣稍振垂遣征東將軍平視
發兵冀州二月視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
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平喜諫不聽視弟海
陽令平翰起兵遼西以應之垂遣鎮東將軍餘

嵩擊視嵩敗死之垂自將兵擊視軍至魯口視
棄衆將妻子及喜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
翰率衆趨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
破之翰走山南三月庚子垂留司徒范陽王德
守中山自率大衆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開
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雷公拓跋元虔部
落三萬餘家先鎮平城垂次獵嶺以遼西王農
高陽王隆爲前鋒襲擊之時燕兵新敗皆畏魏
強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徵兵未集

閏月乙卯農等軍至平城乃覺虔率麾下邀擊
 敗死遂拔平城收其部眾三萬餘人太祖欲出
 走諸部聞虔死皆有二心垂至叅合見往年戰
 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水經註云設弔之禮死者父
 兄弟弟遂皆號哭六軍哀慟聲振山谷垂慚憤
 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
 里水經註云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垂在
 平城或有叛者奔告於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
 軍魏又聞叅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欲追之

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
 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
 自固夏四月癸未垂至上谷之沮陽卒遺令曰
 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
 從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強寇伺隙秘勿發喪
 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丙申至中山
 戊戌發喪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
 在位十三年偽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
 平陵

一國春秋 卷四十五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後燕錄四

春秋卷第四十六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元璽
元年生於信都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秦
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
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
談論尤善屬文曲事垂左右以求美譽故垂以
為克保家業甚見寵愛朝士亦翕然稱之

永康元年夏四月垂死壬寅寶匿喪而還遂以
 晉太元二十一年嗣即偽位尊段氏為太后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
 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三農為都督并雍益
 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太尉
 安定王庫偃宮偉為太師扶餘王餘蔚為太傅
 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甲
 寅以趙三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尚書

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
 州刺史乙丑寶逼殺太后段氏六月癸酉魏太
 祖遣冠軍將軍王建等三軍擊廣寧太守劉亢
 塗死之徙其部落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
 棄郡走詳說之曾孫也丁亥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
 軍營封蔭之戶分屬部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
 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十室而九
 時平視收合餘黨保高唐寶遣高陽王隆將兵
 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

隆進軍臨河視棄高唐遁走遣建威將軍進等
 濟河追之斬視於濟北平喜奔彭城遼西王農
 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餼是歲
 旱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
 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會魏中書侍郎上谷
 張恂勸取中原太祖善之八月庚寅太祖治兵
 於東郊巳亥大舉來伐親勒六軍步騎數十萬
 南出馬邑踰句注一作涇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
 行而前民屋皆震左將軍雁門李粟將五萬騎

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二軍從東道出軍都
 襲幽州圍薊乙亥寶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
 太子盛會進爵為王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
 哀段后喪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
 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戊午魏兵進次陽
 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環城圍脅大
 謀而去寶遣遼西王農及驃騎將軍李晨逆戰
 敗績奔還晉陽司馬慕容輿嵩閉門拒之農大懼
 棄城夜將妻子率騎數千東走行及潞川為魏

中領將軍長孫肥追軍所及妻子軍士一時盡沒農被劊獨與三騎逃歸中山太祖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實在中山聞魏兵將至引群臣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百倍若逸之使騎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空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空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數十萬天下之勅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以自固是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搖動衆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空自完守設備待其敝而乘之可也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計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己未魏遣輔國

將軍奚牧畧地晉川汾川一作獲寶丹陽王買德及

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張恂等爲諸郡太

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冬十月太祖使冠軍將

軍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

晉陽一作太原從韓信故道開并陘路巴西太祖自

并陘趨中山李先奔降太祖以爲征東左長史

十一月甲子朔太祖進攻常山拔之執太守苟

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望風

奔附惟中山鄴信都三城固守不下魏別命征

東大將軍東平公拓跋儀將五萬騎南攻鄴冠

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等攻信都下令軍之

所行不得傷民棗栗戊午太祖進兵中山見道

路修理大悅賜栗磾名馬己未引騎圍之太祖

謂諸將曰吾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

延日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

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爲便若移軍遠去寶

必散衆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

諸將稱善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

捕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丁卯魏引兵而南章

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州與鎮北

將軍陽城王蘭垂之從弟也乘城固守魏別將石河

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魏軍於魯口城博陵太

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太祖素

聞宏名遣騎追獲以為黃門侍郎博陵令屈遵

魏以為中書令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青詳

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兵退屯新城青

等九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

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野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

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

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空動者三自戰其地一

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

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溝固壘以老之德

從之乃召青還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率騎

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別部大人没根有胆勇

太祖惡之没根懼誅巳丑將兵數十人來降寶

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没根求還襲魏寶

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
至中伏太祖乃覺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
不能壞其大眾多得首虜而還

永康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
出鄴中恟懼魏廣川太守賀賴盧自以太祖之
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
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問之射書入城中言其
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
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

退建率其眾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以敗之德
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兵大
破之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
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時魏冠
軍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
申太祖自中山進軍來攻壬戌引騎圍之其夜
冀州刺史空都王鳳踰城奔走歸於中山癸亥
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以下
舉信都降魏寶聞魏攻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

屯滹沱水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寶及宮人招募郡縣群盜無賴者多應之因以擊魏二月己巳朔太祖還屯陽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降燕懼誅率所部兵還國作亂魏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魏負恩悉發其眾出拒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鉅鹿之曲陽栢津塢臨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兵進至新梁營於水南寶憚魏師之盛乃遣征北大將軍高陽王隆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擊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燒宮燎及行宮悉擊魏兵魏兵大亂太祖驚起不及衣冠棄營跣走軍人遂有亡奔者言魏兵敗於栢津一作寶別將乞特真率百餘人至其帳下得太祖衣鞞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太祖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魏設奇陣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六

之募兵大敗斬首萬餘擒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餘衆奔還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兵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走中山寶乃引歸魏兵隨而追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衆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灰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兵所及命士卒皆棄袍杖戎器數十萬寸刃無還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竝降於魏其餘將卒降魏及爲魏所繫虜者甚衆魏兵進

攻中山屯芳林園己卯夜寶尚書郎慕輿皓謀弑寶立趙王麟妻兄蘇泥告之寶使高陽王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千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三月寶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爲司空初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儻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崇之子也將兵五千爲前鋒偉等頓盧龍城近百日無食噉牛馬且盡會猶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畱月餘時道路不通偉

欲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強弱且張聲勢諸將皆
 畏避不欲行餘崇奮臂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
 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
 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
 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步騎五百人崇
 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眾曰彼眾我寡
 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手殺數千人魏騎
 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眾心
 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

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言於寶曰

諱涉珪

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兇勢阻屈士

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擒之

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

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士氣喪日益困逼事

久變生後雖悔之不可得已寶然之趙王麟每

阻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

魏欲還其弟元觚割常山以西與魏求和自守

常山以東太祖許之寶復不與已酉太祖如盧

奴辛來進次中山命諸將圍之給事黃門侍郎
 張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
 皇威振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安
 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投首臣
 誠德非古人才無奇略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
 祖從之乃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時寶
 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
 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
 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

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肯自
 退明矣安從眾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被甲
 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眾大忿恨隆涕泣而
 退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率禁
 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將妻子出奔西
 山依丁零餘眾於是城中人情駭振寶不知麟
 所之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清河王會率幽并
 之眾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奪會軍將遣兵迎
 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

謀襲會軍東據和龍寶乃召高陽王隆及遼西王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沐風櫛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衆一作意字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苦厭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渤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鞍乘俱得免難寶別將李沉王次多張超賈歸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

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欲夜入城據守冠軍王建貪而無謀志在虜掠

一六國春秋

乃言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埃明日乃止開

封公詳一作晉麟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遂閉門

拒守魏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

招諭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已棄汝去汝曹

百姓將誰為守何不識天命空自取歿乎皆曰

群小無知但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日之

命耳太祖聞之顧視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

軍長孫肥左將軍李粟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

不及破其新城戍俘掠千餘人乙丑寶出中山

與趙王麟遇於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率其眾

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開封公詳

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

薊殿中親近散亡畧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

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

寶薊南乙卯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

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儔官驥帥兵三千

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

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於夏謙澤寶不欲戰

會固請逆擊之寶許之遂整陳與魏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會既退魏兵矜狼滋甚夏四月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等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創逃遁會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崇涕泣固請聽載車後會復勒兵攻寶自稱皇太子盡收乘輿服御後宮子女分給將士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城中將士莫不憤憾侍御

郎高雲襲擊敗之會逃奔中山開封公詳執而殺之丁丑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寶嘉餘崇之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爲司徒以高雲爲建威將軍封夕陽公甲申太祖以軍食不繼命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去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開封公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魏遣中領將軍長孫肥等輕騎挑戰僞退詳帥

一國春秋卷之六
三十五
衆追肥太祖自以虎隊五千橫截其後斬首五
千生擒七百人皆宥而遣之五月戊戌庫儻官
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歿之詳盡滅庫儻
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
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詳自謂能
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僭稱尊號改元建始置百
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
殺拓跋觚以安衆心庚子太祖以中山城內爲
詳所脅而大軍迫之欲降無路乃密招諭之甲

辰曜兵揚武以示城內命諸軍南徙罷圍以待
其變是時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有自
龍城來者知寶猶存乃止秋七月詳殺可足渾
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殺戮無度所誅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飢窘
詳不聽民出採稻歿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
麟詳遣輔國將軍烏丸張驤帥五千餘人出城
求食督租於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麟帥丁零
之衆入驤軍潛襲其衆復入中山城門不閉執

詳斬之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聽
 人四出採稻人既得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
 窮餒魏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
 其外郭麟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派水肥自魏昌
 迎擊麟敗失鎧騎二百肥亦中流矢各引而還
 八月丙寅朔寶以司空遼西王農為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魏自魯口進軍常山
 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太祖問疫於諸將
 對曰在者纔十四五中山飢疫尤甚麟猶拒守

諸將咸思北還太祖覘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
 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
 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諸將乃不敢復言魏遣
 撫軍大將軍畧陽公遵襲中山芟其禾菜入郭
 而還九月中山飢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
 甲子晦魏遣趙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諫曰
 不吉太祖曰其義若何對曰咎紂以甲子亡謂
 之疾日兵家忌之不可出兵太祖曰紂以甲子
 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遂進軍新市

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漸于廉切洳而據切

以自固甲戌太祖臨麟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

奔黠甲申魏克中山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

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驥李沉慕容文等先嘗

降魏尋皆亡還是日入城復獲之皆赦而不問

得燕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以巨

萬計班賞群臣將士有差發開封公許冢斬其

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剗之

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太祖衰弱司徒德

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寶南還於是大簡士馬

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册拜德為丞相冀州

牧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

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遣將軍啓崙

南視形勢

永康三年春正月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

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

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

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
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
言魏主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大喜即日
引還辛酉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
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
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戰宜且
養兵觀隙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
騰進曰今師衆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
之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
不宜廣採異同以沮大計寶曰吾計決矣敢諫
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畱盛統後事己卯寶
發兵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遼西王農
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相去各一頓連營
百里壬午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
衆心之憚征役遂謀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舊
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司空樂浪威
王宙中牟熙公段訖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
與崇善崇擁佑之故得獨免寶將十餘騎奔遼

西王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宐小
 澄清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
 信追慕輿騰癸未寧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
 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杖走騰營亦潰寶農
 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
 得免尚書頓丘王蘭汗潛與速骨等通謀引兵
 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盛徙內近城之
 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
 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

等將攻城遼西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
 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日速骨等攻城城上
 拒戰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
 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強忽
 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
 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
 早趙恩等輕騎南奔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
 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
 農崇親信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

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
 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
 廢高陽王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
 於薊城寶欲還北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款
 虛實未明今單馬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
 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
 收南方之眾徐歸龍城以俟後圖未為晚也寶
 從之夏四月壬戌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留寶
 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扶風公慕輿騰與

長樂王盛招集散亡於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
 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
 奉寶段儀段溫收部曲於內黃眾皆嚮會克期
 將集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
 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
 素武健請為寶合眾盛亦勸寶安且駐留徐察
 汗之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
 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
 寶以汗垂之季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

旱還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畱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等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懼欲自出請罪兄弟其諫止之汗乃遣弟如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提閉門止杖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已從寶俱進穎陰公餘崇密勸寶勿前寶不從行數里乃先執崇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邨遂為汗所弑諡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已下百

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提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初甃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松二根生焉遼川無桑及虜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一作遼州之桑悉由吳來虜終而桑灰垂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悉拔其樹盛僭偽位追諡寶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城家忍亦外二野主無...
王照為...
天青...
猶人...
後燕錄卷五

春秋卷第四十七

慕容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中生於
長安少沉敏多謀畧建元末苻堅誅慕容氏盛
潛奔於中山王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
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三謂叔父柔曰夫十
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智
不先衆才不逮人功未有成先自驕大以盛觀

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永東
如長子謂柔曰主上已中與幽冀東西未一吾
屬崎嶇於鋒刃之間居嫌疑之地愚則爲人所
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
可坐待網罟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同歸於
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
不焦汝欲當我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
中之宐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
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儁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
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晉魏武撫明帝
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
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驍勇剛毅有伯父
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領北中郎鎮鄴進爵爲王
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寶自和
龍南伐盛畱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
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
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畱盛在後寶

一六國春秋 卷四十七

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淺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入赴喪汗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汗兄提弟加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提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太原王奇楷之子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以爲征南將軍得入見盛遂相與謀盛潛使奇逃去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

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辯此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因發怒罷提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是時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提加難蘭提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部兵背汗襲仇泥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奇今起兵盛必爲應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

請先除之汗欲誅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等皆盛之舊昵也蘭穆竝引以爲腹心旱等出入至盛所與盛潛結大謀丁未穆討蘭提加難等破之庚戌大饗將士汗穆等皆醉盛夜如廁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衆皆踴躍鼓譟大呼進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李汗張真襲

誅之蘭提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喜悅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爲大宗正辛亥告成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目當世因大赦盛謙抑自卑不稱尊號遂以長樂王攝行統事諸王降爵爲公以東陽公根爲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珍王騰魯恭爲尚書悅真爲侍中陽哲爲中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初

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將討蘭汗南北之人翕然嚮應汗遣兄子企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不受命遂用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謀勒兵叛盛甲寅引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遂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絕東陽公根等九十八人固請上尊號盛不許八月以河間公熙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陽城公元為

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竝賜姓慕容氏李旱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為前將軍張順為鎮西將軍張真為右將軍皆封郡公乙亥步兵校尉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是月暴風拔闕前七大樹九月乙未以東陽公根為尚書令張通為左僕射衛倫為右僕射慕容豪為幽州刺史鎮肥如冬十月癸酉群臣復上尊號丙子盛僭即尊位於承乾殿

大赦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追尊伯考獻莊太子
全爲獻莊皇帝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太妃丁氏
爲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爲獻哀太子十二月已
亥幽州刺史豪尚書左僕射張通鎮西將軍張
順坐謀反誅

長樂元年春正月戊辰烏黎尹留忠謀反伏誅
事連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將軍
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丸城以衛將軍
平原公前作陽城公元爲司徒尚書令壬午右將軍

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大赦改元
長樂有犯罪者每十日一自決之無搯撻之罰
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夏四月
甲午有異雀素身綠首集於端門樓翔東園二
旬而去以異雀故大赦殊死已下改東園爲白
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
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
言猶擅美譽於經傳歌絃至於我之太祖桓王
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闢難過往

日臨朝輔政群臣緝穆經畧外敷闢地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穆一作睦雍熙時無

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

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

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

尚書陽珍秘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

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珍曰周公居攝政之

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

王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有以稱其高後

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管武

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

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

美詩書以來所未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

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管武王得九齡之

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

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

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

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

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反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流言之變而能以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于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管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

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以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缺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

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存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心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

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且盛國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

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者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見也亦猶泰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泰伯

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乙未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秋七月己未遣拜范陽盧溥為幽州刺史辛酉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八月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恐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召魏兵將為自安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七

之計許以郡降因表請發兵詣龍城以拒寇盛
 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無事實盡滅其
 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
 召旱旋師群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朗
 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
 而還謂有內變不復設衛置其子養守令支躬
 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壬子襲克令支遣廣
 威將軍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旱既
 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

新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
 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
 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甲午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自
 遼西還聞盛殺衛雙懼棄軍奔走至板陁復還
 歸罪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軍之
 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
 軍正罪在不赦管先帝蒙塵衆情離貳骨肉忘
 親股肱失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

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志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十二月甲午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二千降魏丙午封弟淵爲章武公虔爲博陵公子定爲遼西公丁未太后段氏卒諡曰惠德皇后

長樂二年春正月壬子大赦去皇帝之號貶稱庶人天王魏遣材官將軍和拔襲幽州刺史盧溥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援之無及斬魏遼西太守而還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盛率衆三萬伐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襲其新城南蘇二城皆克之開境七百餘里散其積聚徙五千餘戶於遼西三月癸卯襄平令段登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戊寅段璣復還歸罪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六月甲子大赦冬十二月壬辰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丁酉尊獻莊丁氏爲皇太后

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引見百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讌群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可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群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宗族親舊人不自保故信言及之

長樂三年秋七月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八月丁亥左將軍國與殿中將軍秦與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遂峻刑極威安忍無親纖微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是以親戚亦皆離貳舊臣莫不夷滅壬辰夜前將軍思侮侯段璣與典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潛入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而有一賊從閤中擊傷

盛足盛被傷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
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已死時年二十
九在位四年偽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
中宗



屠喬孫

父寶以謝陳夫因送

安悉無賕

率禁兵襲

氏丁未立洪軍因與

身樂三羊

